



翟梦丽

哈利·波特宣布重映的那天,我火速约好了朋友一起去看。下班后,我们精心地拿上魔杖,戴上福灵剂挂件,去看一部我们几乎能背出台词的电影。如果不是天气太热,我俩估计还要穿上巫师袍,戴上格兰芬多的围巾,去电影院里找同伴。不得不说,3D效果真烂,看得我和朋友晕晕乎乎,只能把眼镜半挂在鼻梁上,不时缓缓。

念初中时,我遇见了我的这位超级哈利·波特迷朋友。她的QQ昵称作“除你武器”,还带领着一群人举办“咒语考试”,比谁会念的咒语多,赢的同学可奖励不会飞天扫帚一个。每次,我们要约着去校门口的小店里买零食,都得暗喻为去对角巷。活在明知为假却情愿当真的魔法时代,生活枯燥便自己创造乐趣。

仔细想想,哈利·波特对于我而言,绝不仅仅是一部魔幻小说,也引导着我少年时期的价值取向。好多年前,斯内普的“always”还没有那么火,B站上还没有“斯内普×林黛玉”等众多堪称怪异的拉郎配。

我的偶像是赫敏,虽然她总是骄傲得恨不得鼻孔朝天。通过斯内普的作业勘破卢平教授狼人的身份,选择保守秘密;支

持平权,给家养小精灵做衣服,带领他们摆脱人身依附;危难时刻,提出成立黑魔法防御小组;既刻苦又天才,通过时间转换器上好多堂课……这个书中绝对称不上漂亮的女孩,人格闪闪发光。

不过,这么聪慧的女孩在书中却鲜少有女性朋友,于是,这也成为了许多人对她指点的由头。每次提问都要举手回答问题,爱显摆自己的知识对别人说教,还是一个傻瓜,诸多因素加诸在她身上,除了三人组之外,她似乎没有其余的朋友。或许长大后的赫敏会明白猛虎独行的道理,但尚在读书的她一定也为此感到过沮丧。罗恩讽刺她没有朋友的时候,她竟然哭了一下午,对于一个时时刻刻都想着读书的学霸来说,这绝对是最高级别的伤心。校园里许多骄傲优秀的女孩即便没有赫敏一样聪明勇敢,但也会偷偷将她带入自己吧。我们班上总是拿第一名的女孩,太过高傲以至于上体育课都无人作伴,看了书后也决心放低自己的姿态。人可以独来独往,但在某些阶段,有伙伴会自在的多。

多年过去了,我们都还没收到霍格沃茨的入学通知,但总有一天,大家都能找到通往魔法世界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。

初入新闻部

谢钱钱

加入新闻部一个月,从懵懂到“摸清套路”,我花了约三个星期解决认识层面的问题:我能做什么,我要做什么?

条线交到我手上的时候,我觉得我托举的不止是责任的重担,更是已经变大的头:完全懵。

大量陌生的领域需要去认识、学习,达到了解后还要融汇贯通。接触新岗位的第一个星期,困扰我的当属“交往”。在我还没出发前,庞然大物般的社交“预设”令我瑟瑟发抖,下班回家后偶尔的一声叹息,才发现我是有多么“社恐”。一晚激烈的思想斗争,我不断说服自己为什么要预设呢?预设你是个社恐?有什么好担心的?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:只要你不尴尬,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至理名言!后来,当我真正跟被采访对象交流,内心的局促才被抚平:想明白你的底气是什么,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。社交



魏艳阳

最近在追动画片《瑞克和莫蒂》,在爷孙俩的冒险里,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“平行宇宙”。因为有平行宇宙的存在,冒险变得千奇百怪,即使一不小心把地球毁灭了,爷孙俩也可以找个平行的宇宙——在那里,瑞克运气好,把地球毁灭之后又把它救了回来,但运气不好的是,他随后又把自己和外孙炸死了——于是,新来的瑞克和莫蒂就可以悄悄把“自己”的尸体埋了,然后代替他们在这里生活下去。

当然,这个平行宇宙的设定也有问题,当所有宇宙的爷孙俩齐聚一堂,满屋子的“瑞克”和“莫蒂”还是让小莫蒂错愕不已。如果所有瑞克和莫蒂都可以相互替代,又如何证明观众视角所跟随的、这对来自C-137号宇宙的爷孙,是最特殊的那对——毕竟他俩是主角,总不能泯然众人——即使这里的“众人”是他俩自己。在现实中,即使“平行宇宙”还没有被科学所证实,但很多时候,绝望的我们往往会寄希望于这个虚无缥缈的概念。

当面对无可挽回的境地或举步维艰的困境,我常会想,会不会在某个平行的时空,那里,“我”解决了所有问题,实现了这里的“我”所有的愿望?可是,我又如何证明困在这里、无力解决任何问题的

是复杂、长期的,我释然。

我慢慢意识到:接手这些条线,成为一名见习记者,我的权限是什么。认识问题解决了,接下来便是实践。基础工作不必多说,困扰我的变成了选题。什么选题具有深入挖掘的价值?这些唤醒了我在大学期间学习新闻的记忆:新闻性。

在这其中,我发现我欠缺的是一种探究心、好奇心,而这是做新闻不能缺乏的。好奇心起源于未知,但我不能“全不知”,在模模糊糊“了解”的基础上,分析某个消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:时效性、显著性、趣味性……这样的了解,是对其内核和外围的了解。工程量是巨大的,而很多事情并不会等你准备好才到来……

用触角小心摸索我可以做的,可目前,仅有空中楼阁。不过,我学会的,大概就是放宽心。有些问题确实是问题,有些问题则不是。

平行宇宙

“我”,是所有宇宙中最特殊的那个?

在《瑞克和莫蒂》,编剧从两人的情感牵绊入手解决这个问题。虽然所有宇宙中都是这对爷孙组队搭档,但在其他所有时空,瑞克始终都只是把莫蒂当做一个“冒险工具人”,只有C-137号宇宙的瑞克,才真正把小莫蒂当做自己的外孙。

但在现实中,我找不到解决方案。平行宇宙的概念之所以吸引人,大概就在于它为人提供了无数可能性。我们一辈子只能经历一种人生,于是,我们在想象和影视或文学作品创造中,去体验其他可能性。博尔赫斯在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里,借“彭蒙”之手,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看不懂的“迷宫”:在彭蒙写的小说里,主人公在第三回死去,却又在第四回活过来;一支军队翻山越岭去参加战斗,可同一时间,他们又出现在了宫廷的宴席中。这是由时间构成的迷宫,主人公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,而不是一种。可彭蒙的后代——余准,在多年后,面对祖先给他留下的“花园”,却只能选择其中一条路径。他沦为间谍,为了完成任务,枪杀了一个真正的好人,然后被捕入狱。

我们都是余准,永远都在做着单选题,当好不容易看见了所有可能性,却荒诞地发现,我不是自己人生的编剧,在所有宇宙中,我解决不了特殊性的问题。

万物皆有灵

张旭凡



小朋友手上戴着的也是束缚着他的枷锁。

万物皆有灵,突出重围在湍急洪水中奔向他们孩子的狗妈妈流露出母爱的光辉,这种奋不顾身的舐犊之情和人类之间亲情的交融好像没有什么不同,而在场的民警和好心群众的合力救助也在传递着自己的温暖与感动。

而对于小猴子来说,我们无法揣测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活动,为何会看着小朋友流露出悲伤的神情。也许,这对它来说就是一份感同身受吧。动物尚且会产生怜悯之心,而视频中组织着“动物表演”的人以及现实中存在的虐待动物者又何至于此。

很多时候,人们选择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来俯视众生,以高级动物的智慧来评判和支配,甚至失去了本该有的那一份最质朴的怜悯与共情。归根到底,世间万物不过都是在地球以及更大的宇宙中寄居的小小生物罢了,如果人类连自己都无法看透,又为何要用傲慢的态度来反馈世界呢?

希望每一个“有灵”都能得到善待,每一份珍贵的情感都能持续发光。

夏日书香

王湧



你不养我小,我可否不养你老?

徐荔



这几天在追《以家人之名》,除了磕演技、磕颜值,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剧中各种各样的“渣爹妈”。有的妈妈控制欲极强,认为孩子必须按照她的想法才能过上“好的生活”;有的爸妈将孩子当作赚钱工具,所有决定都是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,而非孩子的身心健康;有的爸爸将所有家庭重担堆砌在另一半身上,“丧偶式”育儿让家庭关系分崩离析……最过分的当属“大哥”和“小哥”的妈妈,一个自己没照顾好小女儿却将责任怪罪到儿子身上,离婚后对儿子不闻不问9年,再婚生女归来就要儿子原谅自己、接受新的妹妹,出事后还捆绑儿子,生生把儿子逼出焦虑症;另一个更绝,离婚生子后想外出打拼改变生活,于是将孩子放在父母家,当得知孩子被好心人接去照顾后直接表示“孩子是你的了”,就这么不要孩子了,近20年不见……虽然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,妈妈们会被“洗白”,但她们对孩子造成的童年阴影和人生遗憾,显而易见。

前几天播出的内容里,“小哥”为要不要见“消失”多年的妈妈而犹豫,“大哥”告诉他,要去见面,要说清楚,既然以前没照顾过,那么以后出了事也不要来让他担起责任。“大哥”的话听着有些任性,却是出自自身经历的肺腑之言,也是许多人认为的“你不养我小,我不养你老”。

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,父母不要子女的故事,现实中发生得不少,甚至更为“狗血”。“父亲/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没有尽到抚养义务,现在他/她老了,我必须养吗?”在我们的“我要找律师”“维权热线”版面上常会看到类似的问题,言语寥寥却能感觉到一种不甘情不愿。

实践中也有子女无需赡养父母的情况,其中包括父母对子女犯有严重伤害子女感情和身心健康罪行,比如父亲奸污女儿、父母虐待、遗弃子女。这些父母的行为实际上彻底割裂了亲子情感,也违背伦理。前不久,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刊载了一则女儿拒绝赡养父亲获支持的报道。

大多数的父母当然不至于那么过分,但他们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犯错,给孩子造成心灵上的伤害,也为日后的家庭关系埋下隐患。

带着法的思维看上述剧情,无奈的感觉更深刻。父母子女是无法选择的,也不是你养我几年,未来我还你几年的对换关系。子女赡养父母是一种法律义务,也是传统美德。可是你看,从情感上,我们的确无法接受一个只生不养的“陌生人”。当大家吐槽这部剧里的父母时,我为他们庆幸,因为他们以为这只是夸张的剧情。没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当然幸运,但若不幸遇到了,又该如何实现情与理的平衡?